

靈寶縣志

卷之八
文藝

卷之八 藝文上

立言爲三不朽之一言與功德相表裏豐功懋德亦藉言而後傳靈邑舊志所載詩文記序皆關係歷代文獻茲復遠稽近考廣爲搜輯嚴爲抉擇要期精深古茂昔賢之芳躅常存淹雅博通名士之風流不泯云爾志藝文

詔一

太和七年正月詔曰朕承上天之眷佑荷列聖之丕圖宵旰憂勞不敢暇逸思致康乂八年于茲而水旱流行疾疫作沴兆庶艱食札瘥相仍蓋德未動天誠未感物一夫失所其過在余載懷罪己之心深軫憫惶之慮如關輔河東去年亢旱秋稼不登

靈寶縣志

卷八

藝文上

一

新豫印刷所承印

今春作之時農務尤急若不能賑救恆至流亡京兆府賑粟十萬石河中府絳州各賑七萬石同華陝虢晉州各賑十萬石並以常平義倉物充

詳四

請蠲第一詳 康熙十九年十一月 邑令江 蔡

看得靈邑戶口凋敝土地拋荒積逋難清官民困累已極若不爲民請命亟請豁除則存戶更逃熟地益荒終成莫可救藥_卑

職 謬膺民牧期於撫字催科矢心報國及至履任隨據士民控告荒累者紛紛不已檢查節年積逋大駭心目{卑職} 不敢畏難憚勞竭蹶催徵多方勸勉三月以來熟糧照數輸將無容玩緩

惟荒地錢糧人戶逃亡閭閻邱墟有一甲只有數人更有空甲全無人戶彼空甲無人者自不可問而寥寥數人者若再重加刑比必至又成空甲遡其病源蓋因土瘠民貧兼以天禍此方災歉頻仍民不聊生遂致挈家遠徙迨額賦無出前官不得已挨鄰尋族責里問甲層層牽累相率爲長去不返之勢矣十五年前任知縣尙天祿以材能調移靈寶靡不殫精竭力招逃復業然以荒糧未豁節年欠賦虛懸招回復業者耒耜方施新徵舊欠交迫甫集之哀鴻仍成驚弓之飛鳥歷年民賦虧缺遠不及攷惟就前縣交盤冊籍稽核尙令經徵自康熙十三年起至十六年止除該令賠補外藩憲墊解過銀八千六百有奇方得

靈寶縣志

卷八

藝文上

二

新豫印刷所承印

結局十七年奏銷則未完倉口銀一萬七百五十四兩零十八年奏銷則未完倉口銀九千五百七十五兩零卑職職任民社當此軍需孔亟何敢輕言豁免但荒糧一日不除逃民終無返期國賦終難補益縣官徒受誣誤流離凋殘將來未有底止此不得不痛哭直陳仰冀憲仁者也伏懇

憲台垂恤恩賜轉達上憲遴委能員臨縣逐鄉清丈俯將實在荒糧恩賜題豁庶現在之子遺不興適彼之念而未歸之愚氓仍懷故土之思綏此黎元爲朝廷億萬年之供輸洪恩盛業靈民焚祝于永世矣

第一請覆詳

康熙二十年三月

江 蘩

覆看得靈邑逃荒一事

卑職

蒞任之始卽據士民紛紛控籲因

事關國賦不敢造次徑詳及細加確查數月之後備悉地方賠累之苦已經通詳各憲懇賜具題請豁隨蒙院憲批行藩司轉行憲台確查荒缺情由敢再爲詳悉陳之竊靈寶一邑自鼎革之初人民逃竄地土荒蕪于順治二年蒙巡撫甯題蠲銀七千二百二十八兩零止徵銀四萬二千三百二十一兩零七分百姓勉力輸將瘡痍猶未盡起迨順治十年間前任撫院賈撫豫之時奉文開墾足額從前府縣官希圖陞轉將原荒地畝有作新墾有作隱占自首者自順治十年起至十八年止共造報起科銀一萬七千二百九十三兩二錢六分零其實熟糧僅四千

靈寶縣志

卷八

藝文上

三

新豫印刷所承印

二百有奇餘銀均屬捏報百姓逐年賠累戶口逃亡縣官徵比不前于康熙八年九月內蒙撫院郎特疏題蠲減銀八千二百九十九兩八錢尙餘荒地無徵銀四千七百兩零未盡減除蓋緣前此有司以爲報墾未久隨復請荒恐前後矛盾不敢盡數申報以致錢糧節年懸欠迨至康熙十二年復因前府王親圍村丈量攤派包賠又將沿河灘地但係上中按畝加徵其逃絕人口拋荒地糧責令本里本甲包納徵輸挨親問族一人逃則累一戶一戶逃則累一甲展轉株連人愈逃地愈荒卑職按數確查合計無徵之銀九千八百六十二兩六錢六分三厘五毫此荒缺之由而逋負之故也雖十六年以前奏銷俱報完全然

節年缺額皆係藩憲墊解府縣賠補完結非盡能如數徵解目今十九年錢糧尚有萬餘未完合之十七十八兩年逋欠共計三萬有餘以數年之積逋作一歲之徵輸新糧舊欠交相迫迫小民救死不贍奚能堪此若不亟請蠲除無論已去之民不返卽現在之子遺亦成逝波難返之勢民生日蹙國賦益虧是不得不亟爲披瀝詳陳者也合再仰懇憲台俯念靈民困苦恩賜轉詳遴委能員履畝清丈實荒實實逃造冊題豁造福生民功垂萬世矣

請蠲第二詳

康熙二十年十月

江 蔡

覆看得靈邑民逃地荒節年錢糧拖欠未完百姓賣妻鬻子株

靈寶縣志

卷八

藝文上

四

新豫印刷所承印

累包賠敲朴之慘不忍見聞以故國賦久懸逃亡更甚卑職據實通詳蒙本部院軫念民瘼復加詳慎檄委憲台及鹽驛道履畝查看委係實荒實實逃造冊詳報當經本部院爲民請命覆核具題靈邑萬姓歡呼莫不引領頌祝仰望皇恩俞允咸謂流離播遷者自茲漸可安居復業矣乃內部以向係全完竟以無庸議覆已經奉旨欽遵在案靈邑士民哀號震天擁塞縣庭泣稱荒糧不除斃于刑杖者枕籍填于溝壑者載途情詞迫切懇請再詳具題卑職下吏微員焉敢復爲詳請冒瀆憲聰但百姓之顛連已在湯火閭閻之陷溺速求救援事有不敢瀆陳而不得不再陳者情有所甚迫而事有所甚急也卽如部覆所謂向係

全完者十五年尚令以才能調補靈邑甯敢遽謂催徵不力卽受參罰惟有竭力賠補勉副攷成故十六年以前報作全完亦出于萬不得已及至十六年以後筋疲力盡十七八九年俱有逋欠未完合計三萬有奇節年奏銷底册可查非係全完可知至于前府縣各官不行請豁者蓋因吳逆倡亂以來軍興旁午需餉浩繁朝廷尙開事例以益軍需何敢輕議豁除因循至今遂至敲骨吸髓剜肉難支若以從前取有並無包賠控報印甘各結爲據是就當日邀功者而論非就今日之受害者而言也前府縣各官希圖加級紀敍勒令里老出結申送遺害無窮流毒至此况十七八九年未完錢糧俱係荒缺無徵今部覆不允

一概追比勢不得不責尋里甲親隣強令包賠彼明知數年積逋聚爲一歲之徵剝骨難完相率而去將見徵比日嚴杖頭之血肉徒盈逃亡更多櫃上之銀錢無幾缺額愈甚日深一日爲民牧者撫字有心而點金無術繪圖有手而叩閭無門可爲痛哭流涕長大息者此也再查本年七月內戶部覆甘撫巴題爲地方凋殘等事疏稱階文等五縣州所康熙十四年起至十八年止應徵錢糧委官踏看實荒實逃並無捏報題請豁免部覆以旣經該撫查明取結送部應准豁免奉旨依議欽遵在案是靈邑之荒逃與階文等州縣事同一例今未蒙俞允邑之殘黎難免向隅之泣懇祈憲仁比例補贖再疏題請豁除靈邑生靈

感恩世世矣

請蠲第三評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

江 夔

覆看得靈邑包荒地畝錢糧缺額情形屢據士民控懇

卑職

經詳請已蒙憲台通詳院司業蒙撫憲兩次具題大部仍執前議竟以靈邑錢糧如有包荒何從前府縣各官併里老具有並無包賠印甘各結議覆不准蠲除奉旨依議欽遵在案竊以大部之始終不移者惟此從前之印甘各結爲可據也士民之哀籲號呼反覆泣陳者亦卽此從前印甘各結爲不足信也卷查順治十六年彼時府縣各官希圖加級紀敘借稱自首勸墾兩項名色捏造印官里老並無捏報包賠各結以致錢糧逋欠日

靈寶縣志

卷八

藝文上

六

新豫印刷所承印

多百姓逃亡日甚延至康熙八年間經前撫郎將自首地畝錢糧特疏題豁是從前之荒糧府縣各官未嘗無請豁之舉若以印甘各結遂足爲據彼自首地畝當日亦有印甘各結何以獨蒙皇恩俞蠲是印甘各結既不可信之於前矣則今日之勸墾地畝亦同當日之自首地畝一時出結者安見自首之印甘各結爲不可信而勸墾之印甘各結爲足據乎從來民爲邦本任土作供此致治之本源而萬世之常經也若不終請豁除國賦愈致缺額殘黎日見逃亡較之今日更甚矣茲據閭邑士民瀝血泣陳再行哀控卑職冒昧瀆請合無仰懇憲台終始垂恩俯賜轉詳三疏復題急請豁除庶九重可達而萬姓可甦感戴宏

恩如同覆載矣

疏三

請蠲第一疏

康熙二十年八月

巡撫董國興

爲備陳異苦等事竊^臣看得河南府靈寶縣行糧地畝包荒甚多皆緣前此府縣各官捏作文出勸墾名色妄報起科迨按畝徵糧全無熟地司道等官不行清查請豁遂至百姓包賠苦累日見逃亡戶口旣損熟地亦復拋荒歲額錢糧益多逋負縣官惟坐待參罰閭邑士民身受重困悉懷朝不保暮之心該縣據士民呈詞具詳到省^臣隨批藩司確查復經委令道府親詣踏勘去後茲據布政司郎詳稱河南府知府呂驛鹽分守道杜親

靈寶縣志

卷八

藝文上

七

新豫印刷所承印

詣該縣逐里查勘共計實荒地一千二百一十八頃六十三畝零共該荒糧銀九千八百六十二兩六錢零備造地畝等則花名銀數清冊取具道府縣印結並開順治十三四五年捏報丈出並勸墾地畝與順治十七八年奉文行查包荒不行查明混出並無懸坐印結各官職名以及康熙七八年不將懸報荒地盡數查出請豁併康熙七年以後又有復荒地畝不行清查各官職名分別赦前赦後呈請題豁前來除赦前各官職名備載司詳無庸重敘外赦後不行清查復荒地畝之官見經查報荒地請豁似應免議見在入籍徵糧地畝乃國家惟正之供况值軍需浩繁之際何敢輕議豁除第靈邑士民身受荒糧包賠之

苦逃亡日甚逋賦日多若不急爲請豁目前以俟招來復業之後漸圖勸墾則荒地終無復熟之期熟地實有復荒之慮逃亡逋負將何底止臣念軍需固當急籌而民瘼尤宜軫恤臣身在地方目擊百姓疾苦不敢不據實入告仰懇皇上洪慈俯賜允豁庶重困之民不致逃亡而見熟之地亦免復荒矣

請蠲第二疏 康熙二十年十月 巡撫董國輿

臣查靈寶縣從前包荒地糧雖經全完皆係有司畏懼攷成嚴刑敲朴不顧窮民賣妻鬻子勒令包賠並希圖勸墾紀敘罔恤民瘼捏具並無懸坐包賠印結以致百姓受苦日深負累逃亡迨接徵各官又因連年兵餉浩繁未敢詳請除豁年復一年逃

靈寶縣志

卷八

藝文上

八

新豫印刷所承印

亡日衆逋負愈多至康熙十七八九年積欠銀三萬有奇節年奏銷案內臣與布政司郎知縣尙天祿等俱經部覆議處臣與司府等官非不自愛功名竭力督催該縣非不自畏參罰多方徵比無奈地荒民逃追徵無策經年累月並無報完此其當日捏報勸墾包賠荒糧萬難追徵之明驗也今靈邑包荒地糧雖奉部覆未允豁除但該縣士民身受包糧賠累之害萬苦難支見在子遺實望皇恩豁免得以更生若將包荒無徵地糧不准豁除仍追貧民賠納恐有地殘黎復行逃亡賦稅愈致缺額各官空受參罰終于國課無補臣身在地方目擊百姓賠累逃亡復據士民迫切陳情與司府縣官復詳請豁不得不據實再

請皇上軫念民瘼恩准豁除庶逃亡可冀漸歸荒地可以復墾殊爲培養將來輸賦根本之至計也

請蠲第三疏 康熙廿一年三月廿九日護理巡撫郎永清

爲備陳異苦情形懇祈據實籲請上便國計下甦民命事竊_臣

看得靈寶縣地畝包荒錢糧懸欠前撫臣董 據該縣官民備陳包荒苦累情由業經兩疏請豁部覆以豫省勸墾地畝俱取有前府縣各官並里老並無包賠印甘各結如果有包荒錢糧彼時豈不題明等因隨檄藩司轉行遵照去後嗣據靈邑士民赴省哀控復請懇豁荒糧又經前撫臣批司查議茲據該司詳稱當日原未取具里長並無包賠甘結其出具印結者乃係報

靈寶縣志

卷八

藝文上

九

新豫印刷所承印

懇各官希圖邀功捏造緣該縣有懸坐自首與捏報勸墾二項地畝均屬無徵之數前任知縣恐錢糧無多格于部議只將懸坐自首之地詳請題豁未將捏報勸墾地畝一併申請豁免因循至今百姓賠累難堪相繼逃亡以致康熙十七八九三年錢糧逋負益多等情覆詳請豁前來_臣查靈寶縣包荒地糧前經道府親詣踏勘實在包荒地一千二百一十八頃零共計荒糧九千八百六十二兩零節年拖欠未完經徵經催各官節節經參處無奈地荒民逃追徵無策殘黎徒受敲朴各官空被參罰于國計民生毫無裨益此項荒糧若不急早除豁仍累見在窮民賠納恐逃亡日甚賦稅愈缺_臣身在地方目擊靈邑士民身受

包荒賠累之苦伏讀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恩詔內開康熙十七年以前民欠錢糧該督撫查明保題到日豁免欽此是錢糧之拖欠在民者尚准保題豁免况其為民間節年包荒賠累之數敢不仰體皇仁再疏入告懇祈皇上軫恤民瘼俯賜允豁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題本月十二日奉旨依議

謹按蠲荒始末一編前令補齋江公精誠之書也靈邑當包荒之餘幾至戶滿啼鴉爨盈茂草矣公適當其際目慘心傷以救焚拯溺之情發為痛哭流涕之語一請不允至再再請不允至三瀝血披肝天閭啓關俞旨既下萬民其蘇前此嗷嗷哀泣之聲頓改為陶陶歡笑之狀

濬遠

讀其詳疏激切之

靈寶縣志

卷八

藝文上

十

新豫印刷所承印

論不憚批鱗援辯之言勿虞速謗竟得行其志而遂其請竊嘆斯舉之非偶然耳當日有公之詳無府道司之轉請不行也卽有府道司之請而無撫軍董公護撫軍郎公之相繼入告亦不行也同心同德上下交孚嗣今著斯土者室家安集官斯邑者歲額全完何可忘聖恩之浩蕩與諸賢之經濟也

卽

濬遠

重修縣志凡流風善政悉載謳歌祝頌之文爰備錄

詳疏載諸簡編俾千秋萬禩被澤者飲水思源居宰者採芝

探本云爾

邑令霍濬遠識

呈一

請免靈寶民國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四年積欠地丁八萬呈文

各機關及民衆代表張 烈等

爲旱匪兵疫連災成欠民役交困官委兩窮爲此據實縷陳伏
祈 鑒核轉呈懇恩分別免緩以全子遺而保稅源事竊緣靈
邑民國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四年積欠地丁正供至七八萬之
多 上憲屢派委員督催歷任縣長百方比徵當此國家需財
孔亟之時 上憲宵旰焦勞之日稍有天良者尙皆格外捐款
救國踴躍爭先况歷年所欠之正供竭力完納已愧其晚焉敢
延玩致干法懲閭邑不欠款之民衆只當力勸隣族尅日掃數
又焉敢非分插瀆熒惑憲聰然憲委迭來不止三兩次里差比
死不止一二人追呼滿縣敲朴日聞而承催之役要命則有要

錢則無欠款之戶其名則在其家則亡民果有戶役皆能催役
果有錢命豈肯舍蓋徵冊之名姓雖在而半歸泉下半逃他鄉
子絕業荒親族無靠總出票以拔簽亦捉風而捕影承催之卯
簿雖存而此登鬼錄彼入髻鬢窮同乞丐蠢如豬羊日受笞而
帶鐐夜搶地以呼天逃者懼而不歸存者坐以待死敲朴無效
官亦灰心家命兩亡委常墮淚縱玩疲何至如此雖鐵石亦應
傷心^職等爲此出分建言歷歲實情洒血泣陳靈邑自民國十
一年起土匪張廷獻率股匪數萬擾亂全境陷治城焚虢鎮各
鄉村皆擄掠無遺二十三年薄收十四年冬鎮嵩軍與國
民二軍在靈境交戰互鬪數月損失無量十五年冬嵩軍退出

陝西全部駐靈糧秣支應一縣獨担羅雀掘鼠難喻其窮水深火熱不及其困十六年春嵩軍始行東去靈邑連年土匪如毛痛苦尤甚屈三省架匪一旅張仁山架匪數千問其鎗從何來皆扯票洒葉而得問其人從何來皆誘民爲匪所集反激所成李益三招少年子弟組織民團一時受匪害者紛紛入伍槍款則照糧派餉項則照糧攤其數亦不下千人卒之屈三省之全部被鎮嵩軍勦殺罄盡矣張仁山之一部全數收服開往彰德李益三之民團爲愍玉崑編製帶去及至失敗歸家者亦寥寥矣是十七年以前之旱匪兵災歷歷可數戶口絕亡孰非靈寶財務局徵冊中之名額乎十七年秋禾旱乾顆粒未收十八年

夏麥秋禾亦顆粒未收當此之時國民一軍軍長程心明駐節靈寶城內全縣駐兵士三師一切糧秣一縣支之繼而糧絕草盡支無可支程軍長下令挨戶齊搜糠粃盡掃菜根亦無所燒者爲房屋家具所咽者皆脂膏骨肉于是全縣逃竄道路無人其年少力強者遂羣聚而爲盜東路盜首王老三等南路盜首王世英等東南路盜首趙老十等西南路盜首李振威等西路盜首黃青山等中路盜首郭同四候作雲候藩哲薛占魁等日扯票家家洒葉差役不敢出城人民畏賊如虎而閭縣幾盡爲盜矣受此擊刺激成反響學生李學正李宗超等謀招團勇良民響應遂在號鎮 合千人籌槍籌餉日與土匪炮火從事

一年之中土匪圍攻虢鎮三次均被李學正等擊退雙方所死不下二三千名其結果土匪爲李學正所制王世英等求二十路收撫帶人一團趙老十王老三黃青山等受獨立第四旅收撫帶人一營郭同四等受鎮嵩軍收撫帶人一連匪雖羣去團勇已多民少兵繁餉項不給李學正等亦求二十路消納編爲一團卒之第四旅譁變于盧氏二十路損失于潢川陣亡逃竄靈民居多是十九年以前之旱匪兵災歷歷可數戶口絕亡又孰非靈寶財務局徵冊中之名額乎本年瘟疫大行比戶皆然有全家盡喪者有十餘口只留一二人者蔓延半年之久死者不下數千人又孰非靈寶財務局徵冊中之名額乎加以春霜

夏旱收成過薄統計全數不過三分又因前數年之重重預徵債台累累瘡無可補肉仍須剜回憶民國十七年卽預徵十八年地丁十八年又預徵十九年二十年二十年又預徵二十一年二十二年雖未預徵而十九年已發借券數萬注明准抵完二十二年丁地及至新二十年開徵而二十年二十一年預徵之款及二十二年抵糧之借券均屬格外之負擔矣此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四年民欠之所由來也至民欠以外又有差欠其弊由地方秩序紊亂差役不能隨時下鄉一有需要孔亟縣長以比差爲獨一之法靈邑二十八里各里各有承催之里差七里爲一牌每牌有一卯首縣長以卯首是問需款急時押追卯

首卯首督催七里里差里差催劈頭劈頭尋花戶縣長比卯首一千卯首比里差之數必爲一千數百里差責劈頭之數必至二千縣長不知民間完至何數只一味比差民間不知縣長收至何數但年年與差清賬財務局所發之票付差而不付民民衆所納之錢繳差而不繳官民苟有戶差豈肯鬆錢至差手官難盡得謂差不宜直接收錢而官既責差以墊款安能禁差之不收謂民不應將錢繳差而民不與官清賬安能不繳之于差于是差甘心受官之笞押只圖能自由收款而衣食居住賄賂息錢門戶應酬無一錢不從所收之地丁抽支而官亦莫名其妙莫之過問矣此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四年差欠之所由來也

截至本年卯首里差一律裁汰地丁錢糧人民自行投櫃交錢換票宿弊一清是以新糧弊病尙少惟四年之陳欠無法催收比差則差已無收新糧之責不能移後以補前比民則目下正當之業戶並無分文之拖欠使果各里之現戶有尾欠未完差役不愚何以甘以命抵而不追尋乎是以差欠雖明而笞押無效民欠雖有而戶口死亡城東四十里外盡成荒蕪之田城南六十里外村無炊烟之戶尤可恨者民苦日深官心未足歷任縣長均無辦法其庸懦者視一官如傳舍恐干上憲之駁斥不敢澈底以上陳其奸猾者借公事作題目反利民差之愚弱竟至乘機以作弊如前縣長某某任內 上憲委某某來提舊欠

竟至官委差役一仝串通實欠之戶無着竟明目張胆向不欠之戶要錢名之曰抬黑份每正糧一兩收洋三角委員某某縣長某某均直接向差役要錢不與憑據不過人手其法謂之兩手貫卒之委員收二三元而東去縣長收三四千而潛逃靈邑應完之舊欠未曾減去分文上憲委提之舊欠未曾呈繳分文而官委發財國民並困民無天日官無法律弊竇至此尙能復加乎本年前縣長某某羨前任某某之得計遂接踵而效尤彰明較著分付差役稟不欠之戶使之墊完而既無糧票又無收據其法謂之輓抬仍由差役繳于縣長蓋仍是兩手貫之舊法也收入已過千數發財已有把握當此之時縣黨部及各機

關積痛難忍到省控訴某縣長恐此端發作遂吞而復吐始將所收之款交于財務局財務局長見此款非差非民突如其來電省存案事後糧票如何分發交于何人民衆實未得知情節離奇可傷可泣欠戶半死半逃良民竟派輓抬所收無憑無據官委居然分肥上憲不知有誰訴之上憲若知何以處之此又因追舊欠而增不欠者之格外負擔因有格外負擔而又開不肖官委枉上行私之巧竇也_職等親受其苦親覩其弊欲緘默而不言恨終古成隔核之病欲澈底以直陳又未免犯出分之辜反復思維進退狼狽洩人民之痛苦死亦甘心上非常之請願罪不規避至前縣長某某及前委員某某假催舊欠名義所

勒索之黑份可否由上憲押追補入靈寶舊欠之數抑任其逍遙法外永遠吞贓上憲想自有權衡焉職等不敢隱藏亦不敢妄控所有靈邑六十七十八十九四年旱匪兵疫連災成欠民役交困官委兩窮爲此據實縷陳伏祈 鑒核轉呈懇恩分別免緩以全子遺而保稅源各緣由除徑呈各上憲外理合具呈請願伏祈 鑒核轉呈施行

此呈由縣長孫轉呈省政府由省政府主席劉咨部請豁經部核准行知河南省傳令靈寶縣四年積欠全數豁免靈邑百姓實戴政府之恩及各憲之德于無既矣

狀四

舉散騎常侍楊憑自代充兵部侍郎狀

權德輿

右狀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曠度偉才明誠直道卓爾山立不隨波流自踐朝倫時推公器話言形于風概聲猷發于事業庶政根本在于南宮臣以庸虛五贊其職憑積望實未階茲選物議時情共知不可輒量力以循分期類能以審官庶允至公以明朝典謹錄奏聞謹奏

乞虢州第一狀

嘉祐三年上

司馬光

右臣不避斧鉞傾瀝危懇臣本貫陝州夏縣邱壘宗族俱在彼中自先臣亡歿及臣服闋以來十有餘年守官未嘗得近鄉里

止曾一次請假焚黃得展省墳墓中心念此朝夕不忘近日方欲上煩朝廷陳乞家便一官又爲自判吏部南曹未及一年及陝州近側州郡俱未有闕所以未敢陳情今竊知已降勅命授臣開封府推官于臣之分誠爲榮幸然臣有此私懇須至披陳加以稟賦愚闇不嫻吏事臨凡處劇實非所長必慮不職以煩司寇伏望聖慈特賜矜察除知虢州或慶成軍一次情願守待遠闕庶得近便洒掃先塋或上件處所無闕乞且歸館供職候有關日特賜差除

乞虢州第二狀

司馬光

右臣先蒙恩授臣開封府推官臣爲久不曾到鄉里及自知才

靈寶縣志

卷八

藝文上

十七

新豫印刷所承印

性疲駑不任劇職曾奏乞知虢州或慶成軍一次奉聖旨不許辭免就職以來已踰半載體素多病牽強不前竊知虢州卽今有闕臣欲乞依前來所奏差知虢州一次或已除人卽乞候主判登聞鼓院尙書省閑慢司局有闕日差除一處庶幾守官不致曠敗

乞虢州第三狀

司馬光

右臣伏自去歲聖恩除開封府推官以來臣以久不到陝州鄉里及資性駑下不任劇職兩曾奏乞知虢州或主判登聞鼓院及尙書省閑慢司局不蒙聽許臣以開封府重難之處不敢更有陳情今竊知已降勅命除臣判三司度支局院竊緣臣稟賦

遇鈍素無才幹省府職任俱爲繁劇去此就彼皆非所宜若貪榮冒居必致曠敗內省倖忝誠不自安欲乞依前來所奏差知虢州或主判登聞鼓院及尙書省閑漫司局若俱無闕則乞知絳州乾州或在京閑漫差遣一次干冒宸嚴臣無任懇切戰汗屏營之至

書一

答薛虢州謝石月屏書

司馬光

日前令嗣先輩訪逮出手筆並石月屏爲貺捧玩不勝愧喜比來數于都下朋從處見此屏觀其天質圓瑩非刻非繪如秋過氣清迥然在望信乎天地之異氣山澤之殊寶也素心悅之無

靈寶縣志

卷八

藝文上

十八

新豫印刷所承印

從可得豈意一旦不煩懇請坐致握中性本疏野雅叶所欲雖受文錦十純白璧百雙在光之愚未爲重賜謹當滕閱箱笈不忘惠好耳氣序瘴暑伏想休勝俗故匆匆久不遑修謝尤增悚懼先輩注官甚便想加慰喜未期接待倍希珍厚

啓一

上虢州太守啓

蘇軾

伏審光奉宸恩寵分郡寄惟此山河之勝宜膺師帥之權凡在庇庥莫不欣忭切以宏農故地虢國舊邦周封同姓之親唐以本支爲尹富庶雅高于二陝鶯花不讓于三川韓公二十一篇風光咸在賈島五十六字景色如初有洪淄灌溉之饒被女郎

雲雨之施四時無旱百物常豐寶座金銅充牣諸邑良材松柏
瞻給中都至于事簡訟稀瀟洒有道山之况魚肥鷗裕依稀同
澤國之風自非巨賢不輕假守故來者未嘗淹久而優恩已見
遷除非總一路之轉輸則入六曹而侍從前人可攷新命何異
伏惟知府某官學造淵源道升堂奧精誠盡天人之蘊高明窮
性命之微中外屢更功名茂著銅虎暫淹于百里朱旛聊寄于
三堂仰望精微俯臨民社命倏星言而夙駕思成久道化其民
某仕版寒蹤竇僚俗吏久仰圭璋之望景欽星斗之名豈謂此
時獲依巨庇惟良作牧已興來暮之歌謠有隕自天惟恐別膺
于綸綍無任丹懇倍切馳情

辨二

澗水辨

邑令周慶增

舊志載宏農澗注出朱陽鎮藏牛谷魚腹寺之石窟中至縣西
入河又載門水注引酈注門水卽洛水支流海經所謂陽華之
山門水出焉者也而不詳其方域蓋不知澗與伊纏俱入洛而
門水則獨自入河也攷書云澗水東以其爲洛水之西界非謂
水在王城西者俱可冒以澗名也地志云澗水出宏農郡新安
縣東南入于洛新安在今河南府澠池之間今澠池縣東二十
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石山卽澗水所出酈道元云世
謂之廣陽山然則澗水出今之澠池至新安入洛也又按地里

今釋澗水出今河南府澠池縣東北白石山至洛陽縣西南入洛則澗之不隸靈寶明矣又攷水經洛水又東門水出焉此正與海經陽華之山門水出焉相合傅氏寅曰余考門水下流爲鴻關水今謂之洪門堰在商州洛南縣東北至靈寶縣西入河今檢靈寶四至詢之父老無所謂門水者知舊志所載宏農澗卽門水也按是水從朱陽鎮來海經所謂陽華以其在華山之陽故又曰華陽卽今朱陽也而朱陽西南界連洛南考古徵今是水之卽門水又明矣乃舊志不審澗字爲門字之誤而以洪門堰近因訛爲宏農澗又不考澠池東現有新安城因地志澗水出新安乃于沿革內漢徙其關新安以故關爲宏農郡卽注

以澗得名是竟以新安爲靈寶矣安得不誤門水爲澗水平余叨邑宰于郊拆封守有申畫慎固之責故于二水相去數百里訂其人河入洛之異以正舊志之舛誤冀爲博雅之一助云

老君原辨

勿顯極

志載老君原在縣東南三十五里有老君觀旁有塚曰老君塚攷李耳自柱下西遊至函谷尹喜迎入關著道德經于太河之濱今卽縣治之北所謂老子故宅老君原離舊關三十里山不甚高而層巒崇阜或亦仙翁所棲止者故後人立觀祀之其旁之塚相傳爲老君埋骨之所考老子著經後卽西度入流沙不返曾經過雍州講經于盩厔縣今尙有講經台此地有塚信

以爲老子眞死矣然則講經者何人入流沙者何人所埋者又何人乎所謂塚者特以土阜似塚且在觀邊故土人訛傳耳又有怪誕之論謂老子能化身此羽流欺世之言吾不信也故辦之

考二

秦漢函谷關考

杜

世際昇平重關無成况函谷近在中州不煩守備秦漢故跡久漸頽湮雖生長函谷間未易備道其始末蓋天下之平久矣然攷諸史冊其詳固有可言者古函谷關在桃林故城西南之十里昉自周室世稱柱下史老聃過此關門令尹以望氣識焉乃

靈寶縣志

卷八

藝文上

二十一

新豫印刷所承印

著道德經五千言至今相傳有著經處卽此地也周衰秦窺天下增修函谷以爲保障西據高原東隣絕澗南接秦嶺北塞黃河其地多深山大谷一人守關可以當百由是函谷之名遂雄天下漢興遷山東豪傑于關中以爲帝都關以外間分諸侯王故其時處關內者民以爲榮樓船將軍楊僕起家新安以關外恥焉乃請諸朝盡捐家貲爲關于新安此秦漢函谷所以異也函谷據秦晉咽喉爲中原必爭之地當七雄并吞時秦甲出函谷動稱數十萬函谷左右無甯日齊孟嘗以鷄鳴走函谷怨秦嘗率齊師及韓魏抵關報秦秦割三城以講百姓憊焉秦亡項羽挾章邯入關至新安夜坑秦卒二十萬諸侯從者十餘壁莫

敢正視虔劉更甚自漢高帝諭關中函谷四百年吏民安堵迨其衰矣諸侯並爭曹操嘗以鐵騎數十萬西討馬超命許褚鑿道于函谷舊關之北十里濱太河以轉運騷動極矣民生其時何其慘哉今天下一家金城萬里函谷關僅存許褚所鑿故道及新安楊僕所建遺址而秦關舊蹟無復存者自非攷諸史冊烏能備其詳哉詩有之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蓋傷古跡之不復也過函谷者能無慨乎然吾謂關之廢其卽世之盛也歟

西樓考

勿顯極

按西樓在虢城虢城歷代更置不常而名亦各異至隋義甯三年始置虢郡唐改置虢州五王互治盛極矣西樓之建應在此

靈寶縣志

卷八

藝文上

二十二

新豫印刷所承印

時樓在州城上卽古所謂麗譙也或曰在城外爲遊人請讌之所又曰卽紅亭驛是唐人所謂西亭者以余論之唐至今千餘年虢城僅存頽垣卽有殘碣亦風雨剝落不可辨雖復摩石而識前朝者乃靈志尙載西樓而西亭不與焉史闕耳地亦有幸不幸焉覽舊志謂西樓在虢州城西以昔人有只上郡西樓之句故誤爲在城西不知卽郡城西樓也按虢州故城西出不半里許卽西原卽西坡坡半置紅亭驛唐人所謂西亭卽西原驛路挂城頭處也餞客遊宴往往于此豈復置所謂西樓者爲遊人地乎及讀賈島昨夜北樓虢城初鎖之咏則知島在北樓不得出讌三堂之勝觀此則郡城有北樓而西樓之爲郡城西樓

不待別考而知也而今則號城已毀西樓西亭與三堂同在劫灰中陵谷遷變世代使然獨紅亭驛竟不得與西樓三堂同載邑乘又何由而憑弔乎作西樓考以俟後之君子稽古而論定焉

贊五

老子贊

明王世貞

昔有柱下微言五千吾師嘆之其猶龍焉專氣致柔嬰兒以全不爲物先物莫敢先請謚曰敖厥敖在元

韓楷贊

韓一作張

前人

河南公超棲放自遂學靡不貫徵聘皆不至就除平陰令三日

靈寶縣志

卷八

藝文上

二十三

新豫印刷所承印

視事棄官而遁學者隨之所在成聚華陰南土遂有公超市策拜光祿大夫辭疾不起束帛元纁郡守遣致優游杜門樂以卒歲

前將軍漢壽亭關壯繆侯贊

前人

嗚呼故主之誼表于奔袁討賊之忠見于許田樊城一師灰燼幾然前無衡操後有伏權天耶人耶公則奚愆精誠所鬱金石失堅川停嶽摧風車電鞭君臣大綱如日行天我懷威神頌公萬年

關壯繆侯又贊

前人

嗚呼篡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賊也權陽

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批亢于前而不虞姦于掖七軍甫傾六師隨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岐山安樂之牋與歸命之璧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間關而廢兄弟不以離亂而廢君臣其峙如者山嶽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亘萬古而猶神也耶

趙癡叟贊

袁孝純 邑人

前有千載後有萬年中一百歲獨處渺然里居莫識名氏莫傳雲遊飄泊古貌童顏非官非宦非佛非禪不商不賈不桑不田年逾古稀影息函關昔人買宅用價萬千今日假館門生二三謝絕世務寂守寒氈生則衣食歿則衾棺得之有道取豈傷廉

靈寶縣志

卷八

藝文上

二十四

新豫印刷所承印

有襟必正有坐必端冬有裘服夏有葛衫鳥鳴花外蟬噪樹間夜來玩月靜裏聽泉無富貴相無煩擾緣無伎求念無勢利牽時展一畫時抱一編時而揮墨魄力張顛時而醉酒情性坡仙終日坦蕩不假管絃中懷鎮定不假笑言年老不衰晝倦不眠飯不求飽囊不積錢俯不尤人仰不愧天行喜歡事開自在軒忘懷得失抗志聖賢鼓缶而歌隨遇而安知命自樂又奚疑焉趙癡叟饒學問善書法民國初年到靈設帳胡家原村以此終老不露姓名以臆度之蓋旗人之入翰林者辛亥年家遭禍故隱此以終老焉袁函谷夫子贊之亦代爲之傷神焉

生記

儀

序四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序

唐張謂

禹成九功誕受天命桀喪一德悖于人心爲虺爲蛇如豺如虎
既毒螫焉又吞噬焉重之以昆吾因之以妹喜匹夫醜夏多士
懷殷萬方囂然九州危矣公夏后之諍臣也以謂人臣之禮不
擇其利食君之祿不避其害亦知直言之賈禍國蹙時危欲其
行之速也亦知颯諫之邀福里迂車遠恐其效之遲也由是犯
帝座排天門謀成深心藥進苦口石可轉也不可奪其堅貞身
可殺也不可掩其忠義夫生死者必然之常數忠義者不易之
大節位卑則跡遠祿厚則恩深恩深則義重于生全義可也跡

靈寶縣志

卷八

藝文上

二十五

新豫印刷所承印

遠則生重于義全生可也夫子世卿之族捨生卽義賢哉且伊
尹之遇殷湯也賢與聖合之聖賢之間相去甚近此其所以行
道也夫子之逢夏桀也賢與愚合之賢愚之間相去甚遠此其
所以喪身也向若桀昧可革從公之言則國不失夏之初君不
失禹之舊殷湯不能成大業伊尹不能建元勳諸侯奉于天子
一姓傳于萬世驕君暴怒亂國淫刑朝行斧鉞之誅夕覩市朝
之變千載之下九泉之中殷人比干攜手而遊矣嗚呼先王納
諫而昌當其昌也忠良勝于邪佞及其亡也邪佞勝于忠良故
君子慎于語默審于行藏豈徒然哉蓋有以也

創立西關集市序

邑令江 蔡

靈寶隸河南府在郡城之西偏蓋古之名勝也虞夏屬豫州殷曰桃林周克商偃武銷兵放牛于桃林之野至今載諸武成之篇漢以澗更名又曰宏農郡歷代沿革不一統轄各異迄唐天寶間獲靈符于尹喜故宅遂改曰靈寶焉靈邑面山背河右控函左控崤爲河南一府之鎖鑰而實中州一省之藩垣也万隆盛之時萬家烟火十里桑麻可不謂熙穰者乎至明季疊遭兵燹葑屋變爲瓦礫闐闐化爲萋莽矣至我朝定鼎後雨露天高恩波難偏而鬱葱佳氣至今未復于民間是豈地勢之興替或有天意行乎其間歟抑亦因人事爲之盛衰也雖然地勢衰則人不勝天雖畫棟朱甍悉成荆棘也勢旺則天亦順人雖頽垣

敝井盡起閭閻也余自庚申八月蒞茲土庶務更新百廢俱舉而城郭以內萬瓦鱗鱗東南關廂亦皆比屋而起鷄犬之聲四境皆聞惟北關以外係河地而西關以外盡荒郊昔之日中爲市懋遷有無化居者僅遺址耳余于是招集哀鴻安插黃鳥捐資解俸創爲民居而願受廛以爲氓者踵相接也按西城關廂尤當西北之孔道西出閩鄉直達秦關者渡黃河卽通晉省而雍冀二州之商賈擁車牛而邁征者莫不輻輳于此焉夫八政以食貨爲先六府以土穀爲重而太史亦專列貨殖爲傳蓋甚重夫財貨之流通也古者器用珍寶不集不可以爲國璆鐵銀鏤罽磬熊羆狐狸織皮產于北而輸于南瑤琨篠簜齒革羽毛

椀幹枯柏漆桌絺紵產于南而輸于北禹貢俱在自古爲然其中千里間關烝徒信宿豈能裹餼糧而戴星行路乎列肆以待行旅如歸是爾小民寅賓之誼而正爲民牧者來工柔遠招徠之徽猷也今爾民以勒石來請余特書此以授之但捐俸固在本縣而營度在爾衆民其原有屋基之民請出舊基蓋造房舍其原有屋基之民而不至舊基起屋者竟許他人蓋造房舍雖有原主再至亦不得過而爭兢焉尙其百堵皆作鼙鼓弗勝共爲太平之民相佐相助嬉遊于堯天禹甸之中而可耳

瞻紫樓序

邑令霍濬遠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首春余奉檄修理名勝古蹟郭外有瞻紫

靈寶縣志

卷八

藝文上

二十七

新豫印刷所承印

樓遺址僅存斷垣殘碣而已是樓也蓋因古函關之前有望氣層台乃仙令尹喜之所登以望老聃者厥後關門改關臺亦移置以志芳躅于不衰樓當通衢自東遞而西轉折而南行旅驛傳必經其處詢之故老云曩昔官道夾植緋桃仲春花開爛熳直走潼關延袤百里一望如朱霞如紅錦桃林古驛職此名也臺占平原之中纍甃而就縮二丈六尺環橋以通往來橫較縮闊一丈共高五尋有級可躋露頂可坐東則城南原有真武宮在焉西隣黃河金沙激湍可挹而酌南名掛榜崖徙立正直相傳青鳥家相度每逢懸崖開溜邑人必有登甲乙榜者往往有驗北爲老子故宅此四望之大概也湯湯宏農不舍晝夜衆山

水發則汪洋澎湃漫漭沸一望巨浸斯臺宛在中央然有太
河以受之不足爲害澗之南稍西函關屹立再西不過二里則
當黃河之衝其上則建夏后王祠與晉省芮城高岡禹廟相對
峙誠哉天造之險也俯睇平疇周藝萊菔瓜壺苴荼菠菱芫荇
青葱紫芹芥菲之屬四時相續柔青嫩綠淺碧淡黃綽有野趣
邑人之所以給朝夕者于是乎賴炎炎赤日旁午轆轤之聲不
絕于耳乃老圃園丁之汲水以灌溉也嗚呼菜羹蔬食豈偶然
哉日之夕矣雉堞參差伏西北隅白楊翠柳雜以椿榆薄霧濃
靄與城市爨烟相凝結雖方里之城而樓閣隱見氣象鬱郁洵
足觀也若夫秋夜巡警登眺其上天氣爽豁星辰散落南箕北
斗若可扳挹者家雞多露栖冰輪旣上則長號齊啼遠近相唱
和風高露重侵我衣裳而塵埃俗吏惟此片刻襟懷堪與清風
明月相酬耳栩栩若自得爰書之

袁函谷先生碑陰序

張象明 邑人

以末僚而關心國家之休戚以經生而担荷名教之廢興以寒
儒而存博施濟衆之志以隱逸而操彰善癉惡之權晚近以來
實不數覯如我函谷袁老夫子者諱孝純字象先清癸巳科舉
人分發河東候補鹽大使時值清末運弊政叢生先生每閱邸
報見忠臣愛國之一言則手錄而口誦之見諛臣誤國之一言
則口誅而筆伐之雖終身沈于末僚而論其器識學問宋之忠

宣明之椒山無以過先生在籍時主講宏農書院因縣治偏北南方文化不開每年于應得薪水內捐割八十金創立紅亭書院于虢鎮縣南百餘里學風由此日盛實先生爲之倡平生課士以品行不以文藝重學識不重儀節一及先生之門細行稍有不謹至數年不敢謁閭邑及門與不及門均尊爲一邑之山斗其所著管見錄直接濂洛關閩之學屢著頑廉懦立之效先生家僅中貲每欲濟困扶窮庚子歲荒慨出筆耕之資買谷賑濟後又數出家中之餘粟爲閭里補助蓋其樂善好施本諸天性初非釣名沽譽也尤可欽者隱居教授涇渭常嚴或讀書或會友聞一善言善行必錄之以爲勸聞一惡言惡行亦必錄之

以爲懲是以宦途之僚友鄉間之親朋得夫子一言之褒榮于華袞被夫子一言之貶痛于鉄鉞是夫子實桃林之許劭宏農之彥方也惜乎有其學而不遇其時有其志而不得其位其殆易之潛龍勿用者歟至其事親之孝居官之廉爲學之不厭教子之有方固屬事事可法書不勝書先生德配建儒人西水頭村國學生盤銘公之女幼閑閨訓簡默恭勤先生少年遊學中年遊宦儒人經理家務洪纖畢宜事姑孝事嫂賢教子弟耕讀課僕婢勤惰數十年如一日先生之所以專心學問宦成名立子孫安分家道日昌者固屬先生之德亦儒人輔助之功也先生兄一諱學純字效先弱冠入邑庠失怙後掌家務經濟雖有

時艱窘對於先生遊學費無稍吝其慈如父其嚴如師先生之品行學問卓然超羣者實大先生之力爲多而先生之對於大先生其恭敬親愛亦無以加大先生中年捐館先生事寡嫂齊儒人較兄在時尤恭撫其孤女三人均與己女無異齊儒人晚年失明先生所以體慰之者無微不至大先生無子先生首以其長子繼難兄難弟至今傳爲美談子三長省三字魯庵清庠生卽繼大先生者次峯三法政畢業季沐三師範畢業孫四紳綆綬長子出緯次子出舉高小校畢業三子無出以綆爲嗣曾孫六靖方定方維方行方靖邦靖民均幼讀女一適馬泉村李景昉君先生生于清同治辛酉終于民國甲子享壽六旬有四

壬申歲同人輩咸欲立碑以志德魯庵世兄持先生自記之行狀內以世俗立碑諛墓爲戒欲阻止同人之舉而衆情所趨豈能以先生生前自謙之著作及魯庵世兄之辭讓遂埋沒潛德之幽光耶先生之德筆墨難盡謹寫其大旨如右

記十

乾隆五十四年重修文廟碑記

邑人張文旒

至聖先師孔子之廟祀于郡邑也歷代爲昭矣至皇朝典禮攸隆有光于昔蓋聖天子崇儒重道籲俊尊賢之意趨正宗而勵士習造端在茲用是守土之官與司教博士每歲春秋釋奠外凡月之朔望必拾級升堂焚香拜禮所以推廣造士作人之化

肅觀瞻而備妥侑者也余 邑文廟在城東南隅或謂宋天聖元年創建非也考唐貞觀四年詔諸縣皆立孔子廟又咸亨元年再詔官司營葺太極十三年復詔天下州縣立學蓋創于唐而後世遞修之耳我朝祀事彌嚴凡六修舉自乾隆己卯歲縣令李公等重修後已歷三十年日月銷爍風雨剝落廟貌腐敗神座座座以致奠薦法齋禮幾不備今邑侯長蘆李公蒞任之初謁廟升香周視悵然亟圖所以繕治乃捐俸廉先自泮池及廟前崇樓樓下三洞門始次則經營殿廡門坊以及文昌閣名宦鄉賢等祠工鉅費繁籌畫貲不敷用于是孝廉杜君漢文選拔李君接三布經何君漢章等復倡邑之紳士輸助得千餘金庇

材鳩工命遇炳凌雲克興金堂董其役五越月而葺事宮牆內外望之煥乎遂如新構焉懿夫廟之建也踞邑治之巽方實爲文明之地苑內翠柏十餘株悉數百年物向若闇昧淡淡茲則蒼鬱芄芄匪直菁莪堪咏也廟址逼近城垣文氣弗暢前令鑿墉爲門者三甃而爲洞以疏之上制層樓漸就傾醅茲則竣極矗峙登高憑欄一攬河山之勝垣外數武卽泮池池中泉湧三穴清冽而甘源頭活水域內饜宮所罕魴鯉躍波茆芹擁綠侯之履至思樂可知也矧茲莘莘祁祁觀榮者如登文杏之壇沐浴聖教正未有艾乎然則侯之佳政不可不記載也在昔唐之初葉詔州縣立孔子廟堂有司莫不殫力整齊而爲之記者皆

當時大手筆如王楊韓柳諸人或摘藻採華或歌風蹈雅鋪張揚厲以彰觀制之雄旒等不文又不工書未能如虞永興以翰墨流傳盛事謹敘其原委而泐之石庶幾後之踵而增華者有所徵云

道光八年重修文廟碑記

中憲大夫蔣明允

道光丁亥十月^余以公道出靈寶會縣令楊公雲厂重修文廟工竣往觀之述其顛末請爲記按靈邑文廟創自前明國朝疊經修葺至嘉慶二十年地震悉就傾圮道光八年秋雲厂令茲土建議鼎新其明年適奉 大憲飭設立義學謀增書院經費商諸同寅各出俸爲倡並勸士民捐貲助理共得銀二萬有奇

靈寶縣志

卷八

藝文上

三十二

新豫印刷所承印

于籌畫義學書院外庇材重修擇紳士九人董其役自大成殿及兩廡戟門櫺星門澈底更之其崇聖祠文昌閣奎星閣及鄉賢名宦各祠宇並泮池齋房學舍亦皆完美以乙酉六月經始迄今春暮落成通費^白百金一萬六百兩有奇堅好壯麗巍然煥然前此未之有也今夫天下不可一日無學卽不可一日不師聖賢文廟者學之宗也朝廷崇儒重道禮制攸隆直省郡縣胥立文廟春秋享獻命諸生駿奔走執豆籩于其間俾得取法觀型共抵聖賢之域其典至重其望彌殷况靈寶古稱名勝自老子負猶龍之譽于此地著道德五千言彪炳來茲貞珉不朽厥後伯英以草聖傳于晉嗣仁以詩歌盛于唐他如董季直楊達

夫輩皆後先輝映卓爾不羣英哲挺生至今未艾大抵聖賢牖迪之力居多官斯土者苟不崇本而作興之將何以繼其盛而成其美哉雲厂西江巨族其先祖勤愨公理學名臣遺謀有穀平生以聖賢自律且以律人不肯稍自貶抑余嘗觀其著述想見其爲人雲厂下車之始他務未遑而獨于茲懇懇焉蓋其淵源遠矣夫修舉廢墜守土之任也轉移風化司牧之責也先是靈邑艱于科目是舉甫興工而秋闈獲售者三其效彰彰若是今日者廟旣飭矣爲我進諸生而告之曰此先聖殿也覩此當志聖人志此先賢廡也覩此當學賢人學摩挲于禮器之旁步趨于俎豆之側仰止而嚮往之則雲厂之心亦可以無負而至

聖之降鑒當必更誘其衷從此文物之興愈出愈盛有不僅區區科目己者彼科目又曷有旣也諸生勉乎哉後之君子亦可以觀矣是爲記

新置雅樂碑記

尙書許 論

高皇帝繼天立極建學明倫罷除百家崇祀孔子迺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于天下府學令州縣式造如制大聖人之制作恢乎宏遠矣爾後太平濫觴州縣之樂因爲墜典肆惟皇上天造中興益崇孔訓修其秩祀敍其舞佾易王號爲先師去偶像從木主倫義旣明聖道益著迺嘉靖十年詔下有司罔不順風載悅釐正惟式河東苟侯作邑靈寶仰而嘆曰高皇帝錫樂之

典式在萬方我皇議禮之精尊無二上顧令郡邑之祀禮備樂
亡其謂之何于是制器備數稽典授徒命教諭顧君沔訓導王
君澄孟君仁論說校習蓋期月之間彬乎就敍今歲仲秋始用
薦於先師音律無滯容舞有奕豈惟奮聖德之光協神明之感
使人聽之而和親和敬和順以立中和之紀豈不在茲諸生見
禮聞樂退而欣服謀欲豎石廟廷用垂休風相與以詞翰屬余
余惟夫子之道如天然高矣美矣至矣盡矣不容以復言矣顧
天子制作之典賢侯明述之功誠不可無聞于後揚毫作頌不
盡表章侯名汝安字省夫高明爽秀茂學宏才治靈寶始而畏
終而懷異績善政此不及書辭曰惟我孔父爲百王師大明啓

靈寶縣志

卷八

藝文上

三十四

新豫印刷所承印

庠益鑒于茲孰錫之樂高皇作古孰議其禮我皇作覩禮在樂
崩閔斯偏陬孰其構之有美苟侯吉日惟丁舍菜于泮我侯戾
止德音迺奠箭籥雍雍金玉呶呶交動交應純德孔明神之格
思綏我百福和氣磅礴章縫穆穆惟樂義深道與政通廣茲成
教侯治益隆在昔文翁泊乎范甯皆以興學流美觀聽矧茲述
作永輝聖門不有紀刻孰知淵源表石杏壇載書其概日月不
息頌聲常在皇上中興河清呈瑞宸章紀慶光茲遐陬臣撰述
邑史務先乘載謹伏錄焉凡英羣哲士之作有關政教者附次
于後若世所公播家所私授例不盡書

蠲荒德政碑記

華山王 宏

靈寶縣豫之巖邑也在昔賦甲一郡多名公巨卿風俗醇厚人崇詩書稼穡之業鮮淫奢遊惰故官于其地者往往以擢去自兵燹迭興凋敝已極田野不闢民之散而之四方者半焉本朝定鼎額賦纔三萬三千順治十五年開荒令下幸功希利之徒假自首勸墾之名竟增賦至五萬三千有奇非其實也後之亟攷成者按籍而徵日事敲朴民益逃地益荒不數年缺賦至四萬餘而官之坐是罷者亦踵相接漢陽江君補齋宰茲邑下車之始問民疾苦尋得其故遂惻然有蠲荒之請爲之痛哭流涕陳于諸台使者諸台使者知君賢重其言亦慨然爲民請命先後章凡三上始得俞允實蠲荒地一千二百一十八頃六十二

畝計應徵銀九千八百六十二兩詳在所記蠲荒始末書中當是時正秦蜀用兵閩粵亦蠢動羽書旁午軍需孔亟或有止之者謂事必無益且恐以阻餉見罪使君少惑于其說而請之不力邑之人尙得以安其室廬而保其妻孥如今日也哉嗚呼君惟以精妙之年博綜經史開誠心布公道而又有肆應之才故視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嘗論古今成敗是非之略靡不晰若指掌而雅鑒人倫于邪正誠僞之辨尤兢兢焉抑觀其精神有大于身者其福亦未可量也先儒云一命之士苟存心利物必有所濟昔在宋時有法行不善者或投劾思去邵康節曰此正賢者盡力之時省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投劾何益吾每嘆服以爲

長者之言君之所爲不其然乎吾不暇遠論近代如周公忱鍾公況者皆實心任事利賴數世卒爲名臣君非其儔耶故吾自得君而知遇難爲之事有以委之時與勢而竟不爲者斯亦不足與言有爲者已杜少陵稱元道州今天下誠得如公數輩參錯於中外庶幾天下可治今吾於君亦云

雙烈祠記

都御史趙

載垣曲人

雙烈記記楊氏康氏二烈婦也記之云何以死從夫有功世教也按楊氏靈寶縣人父惟康任雲南布政使嫁陝西武功縣狀元康海子生員栗栗病故楊氏以死自誓卽服毒家人覺而救得不死至于十一月防稍懈楊氏復服砒霜恐仍前救托病飲

靈寶縣志

卷八

藝文上

三十六

新豫印刷所承印

醋湯二碗毒發姑張氏於楊氏袖內搜得砒霜始知中毒急以藥灌救楊氏將藥甌咬碎云我若吃藥何必吃砒夫死身存存之何益不如早死以全夫信舉家痛哭救解繼以鐵箸啓齒終拒不納因取一封與嫂七竅血出遂絕啓其封則素所制送終衣容顏不變若有喜色年十八時嘉靖七載也康氏武功縣太守康浩女卽康海之姪適靈寶生員楊宋卽楊氏兄也宋因妹死會葬過哀成疾竟不起康氏投地大痛夜以繼日嘔血數次期以必死姑許安人以理勸諭康氏泣曰我以死許夫夫命之矣安人無可奈何囑婢謹守護數日後康氏陽若寬解勉強食飲家人喜防衛稍緩不知宋病篤時已合毒藥卽潛入臥內吞

服移時毒發姑大駭卽命以地黃豆湯灌解悉拒不納遂絕其預處衣裳寄託後事亦如楊氏年二十三時嘉靖十載也有司以聞奉命旌表其門嘉靖丁酉黃池鳳村張公以憲使備潼關兵事首崇節義憐其事實乃檄靈寶知縣郝子璋卜東關郭門外空地立祠三間周繚以垣外豎門碑匾曰雙烈祠經始于嘉靖十六年三月三日落成于次年四月十五日緣與楊氏有葭苳之誼狀其事徵言勒石以風教化抑惟節義人之大閑也自夫世道日降經殘教弛子而孝臣而忠夫而義婦而烈聞于世者幾何人哉常道且不能況于臨利害過事變全忠孝節義無愧者不尤難哉士君子誦經史明禮義以丈夫剛烈自處往往

持守不固櫻事隨渝而欲責諸閨門柔脆之姿不學愚昧之女又豈不尤難哉今二婦楊氏之女歸諸康康氏之女歸諸楊一嫂一姑俱以芳年婚嫁未久乃能堅持節操視死如歸從夫地下其高明並日月堅剛貫金石潔白濯江漢視古之斷鼻耳損面割臂奮激于一時者猶下風矣蓋天地間氣鍾於二門萃諸二婦以爲世道勸良非偶也抑以楊氏父以進士歷方伯康氏父以進士任郡牧閨門之教涵育有素于歸之後儀型孔嘉故二婦之行若合符節信非偶也嗚呼氣鍾于天教立于人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信順符而人道立矣道立而天下平雙烈于世教豈小補哉故志其歲月而繼之以詞曰函谷之東

沔池之西二女丈夫貞烈雙齊矢心不二從夫無違服毒若醪
視死如歸毒摧五內容色怡怡曰嫂曰姑伯仲難分芳名炳煥
墓草淒迷明教堂堂遺烈巍巍特新祠樹以豐碑東郭高原
萬古瞻依

江公東關生祠碑記 康熙四十二年 陝甘學政胡作梅

康熙壬午夏余奉簡命視學關中路出靈寶靈卽吾友奉常漢
陽江公昔年種花縣也入其境人民雍熙土田豐美至城之東
關見其民鳩工庇材紛紜修創循城抵南關其經營亦復如是
初以爲市廛之築室也適明經卯君顯極謁余于桃林傳舍先
是卯君以謁選京師余曾識于奉常之客座茲一見懽然道故

靈寶縣志

卷八

藝文上

三十八

新豫印刷所承印

隨以東關奉常公之生祠碑記屬余且曰吾靈沐江夫子恩深
且久自去靈十有七年都人士愛戴之私未嘗一日去諸懷也
今年幾處爭立生祠而東關之生祠實近落成愧紀載無文以
光鉅典知先生與江夫子交好僉託顯極爲介始敢請一言登
之貞珉以重江夫子並爲靈邑重靈邑世世愛江夫子亦世世
重先生也余唯唯復問奉常公之治靈也余知之猶不及君知
之之詳也請備言之卯君喟然興嘆曰今吾靈享安堵二十餘
年而長有室家妻子田疇桑麻之樂者伊誰之賜乎然江夫子
善政有爲人所及知有爲人所不及知者請爲先生陳其梗概
江夫子漢陽名公子今爲名公卿其發軔則靈寶邑宰也人知

之治靈七載政聲洋溢至康熙丙寅以治行高擢奉詔行取入
爲侍御史亦人知之獨異其初宰靈也在庚申辛酉之交田荒
賦累民散久矣其時歌鴻雁而賦黃鳥者不忍聽聞江夫子蒿
目時艱憂形于色亟往詣各上爲民垂涕請命初以軍興餉急
不之省後以例格江夫子益激昂悲憤飲食俱廢不避艱險單
騎上大梁再三籲請疏三上始得諭旨自是而荒蠲稅減復業
者不下萬餘家靈民慶更生戴二天矣江夫子更深仁厚澤與
民休息招集流亡勸農課士通商恤賈濟弱扶孤三年民氣始
復案無留獄立剖其曲直有時發奸摘伏出人意表久之化臻
無訟桁楊不事士大夫一以禮讓相接而幽獨常懷長吏之知

杜苞苴嚴蠹役雖上差素悍鷙者至此爲之帖然捐俸修復于
農隙用民力創桃林書院重修黌宮厥後起造函谷舊關建南
城譙樓不勞民不傷財興廢舉墜百廢俱煥然改觀此其用惠
也宏多其樹猷也遠大而勤勞撫字一寸丹衷上以籌國計下
以裕民生者江夫子本不欲人知也人亦烏從而知之耶比入
京攷選輕裝就道時靈民父老子弟奔走呼號至攀轅臥轍嘆
息泣下如父母之遠去而失所怙恃方謀上書借留乃紕于上
命之不獲已遂皇皇圖爲尸祝始而南郊立碑以永思慕繼于
曲沃鎮立祠立碑以表愛戴衙前之碑所以紀功書院之碑所
以頌德而東門外之碑穹窿于光天化日之下又人人所耳而

目之者可信于當時可傳諸奕世也後十餘年來相接治靈者爲張公霍公譚公暨今許公化行俗美無不體江夫子之治以爲治此又江夫子流風善政無論知與不知皆堪不朽者也今日者我靈邑士民從還定安集之後慨然念含哺鼓腹之所由來咸聚族而相語曰異哉吾邑有三聲焉何居乎未之前聞也昔之童山而輸賦者而今則林木鬱葱清風振響其樹聲也乎哉昔之催科而掩卷者而今則四野絃歌篝燈夜讀其書聲也乎哉昔之追呼而轉徙者而今則麟麟者聯鑣蕭蕭者並轡其車馬聲也乎哉中牟之政以三異傳靈邑之風以三聲見美哉治不出魯恭下矣江夫子于靈邑之民布德施惠如此靈邑之

民如之何能忘之也靈有峴山可比襄陽一片石此顯極用是乞言也先生得無意乎余聞之怡然曰有是哉奉常公何以得此于函谷宏水之民哉其經營立祠蓋亦情之有不容自己者矣昔陸象先守河東有惠教民愛之如慈母去後民思之蘇子瞻在黃州稱韓魏公去黃州四十年作詩猶思黃州人子瞻爲黃州人刻之石然後知賢吏于其所至惟已不能忘情于人斯人愈久而不能忘情于已也謹以卯君心感身被之言記其事不特爲後之蒞斯土者有所感勸且將令異日輶軒之使與仕宦之過靈者見此甘棠遺績必將曰江夫子之愛民也如此民之望也國之福也民之愛江夫子也如此俗之醇也邦之光也

俾史臣贊之金石銘之亦國家盛事也哉回憶出京與奉常公盤桓蕭寺依依不忍別去今計程月餘矣明發當入關遙望華岳三峯秀峭如畫又生高山仰止之思思奉常公尊人念鞠太先生以戊戌進士任高州節推蘇州治中以九江太守復觀察九江所至有賢聲民愛之至今三楚推爲名宿奉常公得庭教深今見公舊治地民愛之去後猶立生祠因嘆服公家世德作求宜乎出爲名宰入爲名卿其晉秩之隆勳業之富不可紀極而膝下諸令嗣英英露頭角仲弟爲工部正郎季弟進士四弟

靈寶縣志

卷八

藝文上

四十

新豫印刷所承印

候選翰林院典簿極江漢門第之盛天性人倫之樂此皆靈人立祠意中所頌祝無涯者也故得並及之祠起于康熙四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成于本年正月初二日是爲記

修理靈寶縣署記

同治十二年

邑令周

淦

衙署傳舍耳偶遇坍塌暫權者曰吾不過五日京兆也不暇修實任者曰此終非吾家物也不必修甚者又因以爲利稍作補置輒虛報工料而攤諸後任名曰修也實未修諺曰官不修署其信然歟若然則天下尚有衙署乎哉每嘆士人讀書他日得志必將爲國家建萬年不朽之業區區補偏救弊不足言也一

旦身膺民社衙署乃其棲身之地尙聽其敗壞而熟視若無覩則風俗之澆漓與民生之疾苦能望其關心乎吾不信也衙署之制大堂前有捲棚又其前有戒石坊旁則科房在焉儀門旁則班房在焉大門外東西則牌坊前有照壁所在皆然而靈邑縣署所建亦如式大堂後則二堂餘則各就地勢而布置之靈邑則二堂兩旁爲東西廳其後則三堂又其後則四堂五堂東則廚房西則幕館後枕北城前臨大街規模宏整洵足以壯觀瞻而肅法紀焉余于同治庚午春宰是邑適前令皆不久于任僉謂衙署之故余入署周視戒石坊甚低小捲棚毀于風已三年矣四堂住院門偏東頗不中觀餘房亦舊損無生氣爰命工

改正院門而後入是年夏西牌坊被水冲亟構料建之卽擬立捲棚以事未果至次年春始克立又將戒石坊高大之而大堂以外奐然改觀矣廚房偏後堪輿家以爲不利宜移前乃如言另建工甫竣而東廳正房左右三間先後塌爰就塌者修之未幾三堂西廂又塌則折而全修壬申夏二堂塌則又全修秋五堂又塌則又修今年夏四堂住宅東廂又將塌則又修其他隨時修補不知凡幾蓋署中房屋不下百餘間三年來修者幾半或勸曰是獨不可少安乎何自苦爲也余應之曰余不才不能爲國家建萬年不朽之業是區區補偏救弊者而尙不能乎或曰旣如此則爾所費不貲矣卽全以攤諸後任庶幾酬爾苦也

余又曰余自修吾署于後任乎何與安知後任不又有後任所應修者其又將誰攤也嗟乎使後任皆各修其所應修卽謂此署萬年不朽焉可也今擬立石以誌故備書之以俟後之君子焉

東官廳記

周 淦

邑有大差至先一月有文告曰某官某將以某事于某月某日赴某處沿途經過各州縣其小心伺應毋有誤州縣官聞此言也皇皇然如負重疚皆各遣丁票差分投趕辦計差到前一日將所需公館酒席鋪墊車馬及一切應用之物皆一律備齊乃或備齊而又不至或遲之久而後至至之日本官先令儀仗出

靈寶縣志

卷八

藝文上

四十二

新豫印刷所承印

境迎然後率同城文武吉服於郊外俟乃或又不卽至徘徊道左涼風四起塵垢滿身腸饑輾轉作雷鳴如是者又逾時始據探馬報曰至矣果見旌旗搖曳音樂悠揚朱蓋前張肩輿得得稟事者忙持手版跪道唱名接所謂某官者亦若弗知仍前行直俟本官已向輿前揖乃命停輿從容下笑謝曰何勞遠迎也到館再敘耳再欲有問則一揖後已上輿人馬喧闐蜂擁而去羅鳴炮響已抵館門一時呼水者呼茶者呼酒飯者鋪墊燭燈者本官上下伺候集數十人環聽指揮猶虞不給至次日啓行郊送亦如之嗚呼以一差之過而瑣屑煩難如此矧靈寶而東西孔道歷年軍務浩繁絡繹差旌不知凡幾當其接差未至欲

待尚早欲歸恐遲使非有數椽之覆以蔽風雨人非金石其何以堪則官廳雇可少哉靈邑城東二里許舊有官廳一座毀于兵者久矣今年夏余修函谷關門卡成因並捐廉修之既竣工乃笑謂同城曰昔陶靖節爲彭澤令上官至吏白以當束帶迎靖節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遂引去推靖節之意一束帶尚不可倘如今世迎送上官禮節之卑且煩又當何如耶夫以州縣治民之官當其坐堂皇杖則杖笞則笞何其尊也及一旦見上官而亦蛇行匍伏形同奴隸又何卑乎靖節晉高士固宜其不屑而去之雖然在官言官敢憚此乎孔子曰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子產事上敬孔子謂其君子卽鄉黨記孔

子在朝亦極形其恭敬蓋上下所以相臨者分耳民也何知使非見夫州縣治我者今亦治于人未必曉然于尊卑上下之不敢踰而桀驚之氣將何以馴之則夫官之屈爲民屈也要其所以不屈者自在也使人人皆靖節也誰與朝廷治此民乎士各有志各行其是可也願以告後之治此民而蒞此廳者是爲記

退步館記

袁孝純

古君子于退居之地必命以名卽必有命名之義如愚溪超然台安樂窩樂天洞等名其最著也夫柳子貶柳州蘇子遷膠州先有謫居之感故以愚以超然爲解嘲邵康節魏徵君道德內重淡于仕進其所謂安樂樂天者取聖人樂在其中之意尤非

詞章末學所能竊其彷彿也余名其館曰退步意安取哉昔聖人教人與其進不與其退觀其于問行之答進退不同竊謂以冉有之賢而猶進之則學同冉氏者皆在所當進矣以子路之勇而始退之則學不及仲氏者皆在所不宜退矣然儒行曰難進而易退惟易退故爲儒文言釋亢龍之說有曰知進而不知退惟不知退故爲亢退之所係大矣哉後儒不明退身之義往往悔吝交集坎坷重重甚有不免于刑戮者膏以明白銷蘭以香自爇雖欲逍遙貶所借詩文自娛如柳蘇二公尙不能得乃益嘆甘貧賤而不出却徵聘而不就其晚食當肉安步當車之樂爲不可企及也諸生有進而請者曰名利之場人所爭趨今

先生退居教授淡然無求可謂能退步者歟余曰是何言也古人之所謂退者必經濟文章皆大有益于世不幸不用伏處山林人始以退目之余乃前清八股科中一舉人耳自雇才學一無足恃仰愧古人俯愧後生正文明時代所指爲老頑固老腐敗而鄙夷吐棄之不暇者也年踰半百無可表見籍硯田以食力或不至爲天壤一蠹安其分而已何退之云然然則館奚取于退步曰退步云者特卽館外之實境而言無他說也余之館近山地僻而路曲向者有客來訪余近村聞書聲琅琅入里門聲益邇再進寂不聞聲茫然莫釋木立久之鄰父見其狀示之曰客欲謁某先生乎客何躁進而不知退也退數十步卽得先

生之門矣鄰父之言切而趣甚愜鄙懷余恐來謁者不得余門而入也又恐訾余門牆之過峻也故以退步額其館示人履貞與古人命名自況之義大不相同故爲之記凡我同人勿誤會焉

議員却賄記

袁孝純

民國五年例由省議員投票舉京議員而汴省議會諸君多有受賄者南陽舉人李鵬程字雲閣獨却餽金七百元曰無論如何暫爲議會留些體面某將來還要說話揭曉之後豫西各縣議員有不受賄者人爭譽之雲閣云不貪財止是操持議員義務不過盡了一半投票所舉之人果能爲河南生色方爲議員

靈寶縣志

卷八

藝文上

四十五

新豫印刷所承印

完全之名譽今諸君豔稱某等似屬太過又歸德張鎮西字華峯家最寒人初易之以爲可買餽以金不受曰舍下寒同李新梅然彼以事除名而某現爲議員每月得洋元百塊養家有餘勝伊多矣此款實無所用不敢矯情夫廉本美德自不廉者多而廉之名益貴夫在省議員皆由投票公舉而來其聲名非不卓卓况每月酬勞不下百元可謂厚矣于此而秉公選舉不受一文止尋常事乃始而三四百塊又不足增至六七百塊價值愈高則選舉愈難報館嘲之以爲京議員之難產信夫然而如李張者一却重賄一安素貧勵節懷清不隨不激觀其言可想其人矣急錄之以爲名廉而實不廉者戒

															八	卷
四十四	四十三	四十二	四十		三十	二十七	二十五		二十一	十八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頁
十三	二	十七	一	四	四	十八	七	七	三	一	十八	十四	二十	八	七	行
二十一	六	一	十二	二十二	一	二十	七	八	二十四	一	九	十	十三	十二	二十	字
雇	雇	雇	𠄎	儒	儒	徒	颯	戍	辦	遇	核	托	以	製	服	誤
顧	顧	籙	奕	孺	孺	陡	諷	戍	辨	愚	閔	拖	惟	制	撫	正

